

语言研究

YUYAN YANJIU

创刊号

1

1981

发 刊 词

有人说，语言学是一门冷门科学。办冷门科学的刊物，诚非易事。我们说，火可以使任何东西由冷变热。语言科学由冷变热靠全国语言学工作者心田中的熊熊烈火，《语言研究》愿意在引火中尽一点责任。

中国现代语言学有两个源头：一在古代，一在西方。两条水怎样汇成一条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是中国的材料加西洋的方法吗？这种提法不确切。正确的提法是中西结合。结合的结果，既有中国的体，也有中国的用；既有自己的材料，也有自己的方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是我们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把中国传统语言学和西方的语言学结合在一起，以促进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这就是《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怎样结合呢？我们主张在“变革”中结合，在结合中变革。变革是纲，其目有四：

一曰“新”。任何科学都处在不断变革、不断更新中，语言学也不例外。《诗经》语音和后世不同，宋儒解释“叶韵”，清儒说有“诗本音”，现在我们有上古拟音，这就是革新。从《经传释词》到《马氏文通》，到当今的语言研究，材料和方法都在不断革新。

二曰“广”。广就是扩大视野。首先要把着眼点从汉语扩大到包括汉语在内的几十种民族语言。五十年代，语言科学工作者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普遍调查，此后又作了重点的深入研究。摆在我们面

前的语言材料和古代文献不限于汉语一种语言了，日益壮大的语言研究队伍包括几十种民族成分了。应该说，现在我国语言学已经走入了一个新时代。目前我们的研究对象，光就语言的结构特点来说，已经是琳琅满目，更不用说那些错综复杂的方言分布，亲疏有别的系属关系，和程度不同的语言互相影响的现象了。汉语研究和民族语言的研究互相依赖又互相促进，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承认。

三曰“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它内部的分支越来越细，它和其他学科之间出现的边缘学科越来越多。要发展我国的语言学，绝不能重视某些学科，轻视另一些学科，而应该从多方面去努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既应该重视口语，也应该重视书面语；既擅长断代描写，又留心历史演变；既推究亲属语言的分化，又探讨语言的互相影响；既研究语言本身的规律，也研究社会和语言的关系。还必须看到，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和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手段研究语言正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近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可以统称之为数理语言的领域之内，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已经和将要建立起来。我们也应该根据我国的条件和需要，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四曰“高”。高就是从个别的知识提高到一般的理论。从许多学者长期的工作经验看来，在深入观察某一种语言的某些现象时，往往发现类似的现象在其他语言里也会存在。这就自然地接触到了语言学的理论问题。用一般性的理论武装了头脑，反过来，更可以提高观察个别语言现象的能力。理论著作也不一定开口就是“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说来如何如何”，或每讲一个原理，必举十种八种语言为证。表面上讨论的是一种语言或方言，但由于作者的知识渊博，其中有的论点可能带有普遍意义，这对于研究其他语言就很有价值。这样的文章在

近来的出版物上并非罕见，很多读者是能体会到这一点的。

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一般到个别，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循环前进，永无止境。如果说这是各门科学发展的共同途径，那么我们看到我国语言学的循环周期太长了一些，从三十年代就调查了汉语方言，四十、五十年代就调查了民族语言，口语的研究把我国语言学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可是总结调查研究方法和训练这方面人才的教科书，尚属寥寥，不能不说是理论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致。五十、三十年还没有完成一个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周期不能说不长了。

有人喜欢把刊物分为普及和提高两类。本刊应该属于哪一类呢？我们是重视理论问题的，但也同样热切地关心实际问题，理论是为了应用，应用会达到普及。注意应用，是我国语言学的好传统，哪一部古代语言学名著能说它无用？我们绝不向空中楼阁提高。

中国语言学要前进。《语言研究》应该在这个进程中起一点作用。材料和方法新一点，视野广一点，研究的方面多一点，把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安排得好一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广大作者、读者和我们一起，向这个方向迈进。

语言科学工作者们，携起手来吧！

中國語言研究 大成功！

趙元任敬祝

一九八一年

為《語言研究》題詞

王力

源頭活水起文淵，
激起琪花上筆端。
駟馬難追筆能繪，
心聲繪出請君看。

1981年2月4日。

语言的研究不应局
限于语言本身，也要
研究人们怎样使用
语言，研究语言在
人类生活中的作用。

吕叔湘

一九八一年

《语言研究》创刊献词

周祖谟

当前我国的语言科学应当有一个新的发展。我想，一方面，对于传统的语言学，我们必须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打通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的界限，贯串古今，做语言的全面研究。观察历史，观察现代，重事实，重分析，既不囿于前人的成见，也不自蔽于己见。另一方面，要开扩眼界，扩大研究范围，利用多方面的材料，比证异同，创通新解，开拓新的学科部门。对于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尤应注意。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如能取精用弘，一定可以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取得新的成就。

科学的发展，总是在相互启发的情势下不断前进的。《语言研究》的创刊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交流研究成果的园地，这对推进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应该说是极有意义的。况且看来编者大有“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的气概，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文章都会发表，我想，一个百卉争荣的局面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九八一年

我们的信心

严学窘

《语言研究》和读者见面了。她的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前辈和专家，象王力、吕叔湘各先生的关怀和指导，特别是年高望重的赵元任先生，不远万里，从海外惠赐题词，使我们十分荣幸，受到鼓舞和鞭策。其次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语言室、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华书局等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扶持。而这新园地的开辟，则有赖于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的大力支持，创造了一切条件。

我们期望《语言研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她办成一个虚实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刊物，能为密切结合汉语和民族语、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进行新的研究、探索和开拓，建立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得尽绵力。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为把汉语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需要来说，必须同汉藏语系各民族语言进行比较，才能生气勃勃地形成自己的优势，走向语言学研究的最前沿。十年浩劫，耽误了我们最宝贵的时光。发展语言学科，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四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语言学界的同志们责无旁贷。这块新开辟的园地正有待于大家的辛勤垦植和细心耕耘。

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使学科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既高度综合，又纵横交叉。当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向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电脑的多种使用，汉字自动照排以及军事通讯，需要语言学的协助和配合。语言学的发展，也必须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设备，同数学、声学、电子学结合，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促使语言研究的现代化。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应该重视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毫不保守地具有先进科学思想，这就有必要建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研究语言的基地。华中工学院创刊《语言研究》正可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对语言进行有关体系、变化、计量和应用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便交流实践经验，开展学术讨论。

“日照澄洲江雾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引下，展望我国语言研究无限广阔和美好的前景，我们信心百倍，在广大读者的关怀、爱护和支持下，《语言研究》这块新园地上一定会盛开绚丽的朵朵鲜花，结出累累的丰硕果实。

语言研究

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发刊词

题 词	赵元任 王 力 吕叔湘
献 词	周祖谟
我们的信心	严学宥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胡明扬(1)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张永言(9)

应用“扩充转移网络”理论分解汉语.....范继淹 徐志敏(20)

论拓扑学在方言研究中的应用.....陈汉清 朱建颂(35)

论语感.....邢公畹(15)

现代汉语里的一种双主语句式.....邢福义(45)

把字句、对字句、被字句的比较研究.....宋玉柱(54)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梅祖麟(65)

倒句探源.....俞 敏(78)

《说文解字》的形和义.....	赵 诚(83)
读《说文》札记.....	王 显(87)
释“趯趯”.....	晏炎吾(99)
《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	邵荣芬(103)
《韵镜》研究*.....	李新魁(125)
谈谈在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中的几点体会.....	王辅世(167)
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	瞿霭堂(177)
《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	黄布凡(203)
台湾高山族的阿眉斯语.....	何汝芬 陈 康(233)
傣语和汉语的一个语序问题.....	张公瑾(195)
“临高话”简介.....	梁 敏(264)
一本具有特色的《语言学概论》即将问世.....	(34)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	联合举办汉语音韵学研究班.....(166)

* 本文因罕见字较多,采用缮写的方式照相制版,字体较大,特此说明。

YUYAN YANJIU

First Issue

July, 1981

Contents

Inaugural Statement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Zhao Yuanren, Wang Li and Lü Shuxiang

Dedication.....Zhou Zumo

Our Confidence..... Yan Xuequn

The Current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nguistics

.....Hu Mingyang (1)

On the "Inner Form" of words..... Zhang Yongyan (9)

Parsing Chinese by Augmented Transition Network

.....Fan Jiyan and Xu Zhimin (20)

On the Application of Topology in Dialectal Studies

.....Chen Hanqing and Zhu Jiansong (35)

On Speech-feeling Xing Gongwan (15)

A Sentence-type with Two Subjects in Modern Chinese

..... Xing Fuyi (4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ntence Patterns Us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把 (Ba), 对 (Dui) and 连 (Lian) Song Yuzhu (54)

The Origin of the Sentence-type of Perfective Aspect and the Perfective

Suffix in Modern Chinese Mei Zulin (65)

Tracing the Reverse Sentences to Their Sources Yu Min (78)

The forms and Meanings of Characters in *Shuo Wen Jie Zi* (《说文解字》)

..... Zhao Cheng (83)

Notes on *Shuo Wen* (《说文》) Wang Xian (87)

An Explanation of “赳赳” (Jiejue) Yan Yanwu (99)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Fanqie* (反切) in *Jin Shu Yin Yi*

(《晋书音义》) Shao Rongfen (103)

A Study of *Yun Jing* (《韵镜》) Li Xinkui (125)

New Understanding from the Comparison of Initials and Finals of Miao

Dialects Wang Fushi (167)

The Tonal System of Tibetan Language and Its Development

..... Qu Aitang (17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ncient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Four Essays

of *Shang Shu* (《尚书》) Huang Bufan (203)

Amis Language of Gaoshan People in Taiwan

..... He Rufen and Chen Kang (233)

A Word-order Problem of Dai and Han Languages Zhang Gongjin (195)

The “Lingao Dialect” of Hainan Dao Liang Min (264)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胡明扬

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语言科学也同样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就西方的情况来看，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一些主要语言的研究，特别是英语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经过初步分析整理的资料，不论是对一般规律还是对例外和习惯用法都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用历史比较法对印欧语的研究也已经告一段落。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期，语言科学经历了一个综合过程，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理论著作，在总结以往的成就的基础上，对语言科学的对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语言科学的研究任务作了更明确的分工，发展到今天，一个更系统更科学的语言科学的分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语言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并且几乎成了当代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这些都显示出语言科学日益趋于成熟，并且正在为新的飞跃准备条件。与此同时，新时代也向语言科学提出了新的社会需求，而现代科学技术则又为语言科学提供了新的技术装备。语言科学开始走向社会，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对语言科学工作者的素养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一场语言科学的新的探索运动全面展开了，这场新的探索运动的特点和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一致，是理论上的设想走在实践前面，是用理论指导并推动实践，在方法论上是演绎更重于归纳。这场新的探索运动的方向是力求使语言学更趋于精密化和科学化。虽然，到目前为止，广泛的探索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很多设想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去检验和校正，因此对不少问题一时还很难作出结论。但是，这场新的探索运动的方向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

*

*

什么是语言？这是语言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影响到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不同认识。

首先应该看到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现象。语言是永远无法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认为语言就是说话，但是确切地说，“语言”和“说话”不是同一的概念。当然，语言是和说话分不开的，没有说话这种社会行为，也就没有语言，但是说话又并不等于语言。说话只是运用语言的一种社会交际行为，而语言则是被运用的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为什么说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怎样来理解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呢？每一个人说的话的具体内容都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说的话的具体内容也不完全一样。那么互相之间怎么能理解呢？怎么能说这些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呢？可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

间、不同的场合说的话之间，总有某些共同的成分，而这些共同的成分又是大家都掌握了，所以彼此才能理解，所以才能说彼此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些共同成分的总和就是语言。也可以说，说话是具体的，语言是抽象的，语言是从说话这种具体的社会交际行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从具体的说话中概括出来的抽象的语言就成为同一社会的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社会交际工具。“说话”是具体使用这种社会交际工具的社会行为。“话”则是使用语言的产物，在口头是一句话或一连串的话，在书面是句子或是整篇的文章。但是，一般人从来不怎么仔细区分，往往一股脑儿称之为“话”或“说话”，在书面语中往往一股脑儿称之为“语言”。但是，在语言学领域中有必要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使用相应不同的术语。这些年来，语言学界使用的术语是“语言”，“言语”（相当于“说话”和“话”），还有一个不常用的“言语作品”（相当于“话”）。如果不用不同的术语区分这些概念，有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永远说不清楚。例如“语言有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就和区分“语言”和“话”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密切相关。平时说我们和阶级敌人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和阶级敌人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而只是说没有“共同的话”，也就是说的话不一样，表达的思想感情，反映的观点立场不一样。具体的话总表达具体的思想感情，反映具体的观点立场，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有些话是有阶级性的。当然，即使在阶级社会里，也不是所有的话都是有阶级性的，“下雨了！”“你哪儿去？”这一类话就没有阶级性。语言是从具体的“话”里面抽象出来的，具体的思想感情，具体的观点立场都已经抽象掉了，所以即使在阶级社会里“语言”也不可能有阶级性。敌对的阶级完全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可是说出来的“话”可以针锋相对，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反映的观点立场可以截然不同。

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目的来加以研究。认为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只能从一个不变的角度，根据一个不变的目的来加以研究的想法是不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的。有人认为语言的本质只能理解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种交际工具”，不能理解为“一种符号系统”；有人面对两种不同的定义感到困惑。有人认为承认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就是向“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投降。这些想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另外，国外有一些语言学家只承认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甚至只承认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的语言学才是真正的语言学，粗暴地把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一概斥之为“前语言学”，和真正的化学科学诞生以前的炼金术相提并论。那样的观点当然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语言科学至少已经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那就是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还有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更有效、更艺术地使用语言。除此以外，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或者进行应用研究。语言科学也不例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目的对语言的研究都是互相补充的，而决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对而言，语言科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分科体系还正在逐步形成中。

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这可以说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是新近才出现的。目前国外的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内容有宽有窄，还没有定型。传统语言学色罗万象，没有明确的分

科。二十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的社会理论部分排斥在语言学的领域之外，所以才产生社会语言学这样的名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这样的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社会语言学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理应涉及和语言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的起源、发展、演变、相互渗透、融合乃至语言的消亡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运用的影响。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处于草创阶段，从研究范围到体系都尚待逐步明确起来。国外有人认为社会语言学等于大语言学减去小语言学，也就是传统语言学减去结构语言学，剩下来的正是传统语言学的社会理论部分。这种观点是和我们的观点一致的。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目前既不够全面，又稍嫌庞杂。不够全面是还没有涉及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等重大的理论问题；稍嫌庞杂是掺进了一些属于应用语言学范围的问题，如语言教学问题。当然，理论和应用很难截然分开。研究社会的语言政策，如民族语言的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的选择等等往往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际问题。现在研究得比较多的是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影响问题，如社会地位和职业、民族背景、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等对语言的影响，人口的迁移、社会的变革、科学文化的发展、双语和多语现象的存在、和其他语言的接触、对语言的主观态度等等对语言的发展和演变的影响，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合、对话者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对运用语言的影响，如此等等。

社会语言学也涉及语言和方言的定义问题以及混合语问题。长期以来很多人试图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来给语言和方言下定义，来划分方言。主要使用的是语音标准，其次是语汇标准。就在一种身份已经确定的语言内部划分方言，语言结构方面的标准还大致可行，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至于试图用语言结构方面的标准去划分语言，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在荷兰和德国的边境地区，边界两侧的居民说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同一种话，互相完全可以通话。但是，在边界的荷兰一侧是荷兰语，在边界的德国一侧是德语。这种情况在欧洲相当普遍。在苏联境内，俄罗斯语和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仍是三种不同的语言。中国的汉语方言，很多不能通话，但是谁都不会同意把这些方言说成是不同的语言。由此可见，语言和方言主要不是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而是社会语言学的概念。语言和方言就其结构系统而言并无二致，仅仅是社会身份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在确定是两种或几种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社会政治因素，当然也要从语言结构方面的因素去考虑。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世界上存在不存在真正的混合语，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过去很多语言学家说不存在，斯大林提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断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之前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混合语。国外现在有人认为克里奥耳语（Creole）是典型的混合语。但是从现有材料来看，英语系统的克里奥耳语在语音、语汇、语法三方面都基本上是接近英语的，不同于英语的部分据推测可能来源于某种或某几种非洲语言，但谁也无法确证，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混合语而仅仅是一种走了样的英语。那么究竟有没有混合语？我们只能尊重事实。过去没有看到确凿的材料，我们只能说没有。但是最近有幸看到了关于我国新疆地区的艾依努语和青海五屯话的材料，前者可能是伊朗语族的阿卜达尔语和维吾尔语的混合语，后者可能是

一种汉语方言和藏语的混合语，材料十分典型，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有混合语^①。有没有混合语，这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语言的谱系分类问题，从而也会给运用历史比较法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

*

*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因而也同时是一种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一种思维的工具。这三种提法不完全相同，但是互相不可分割，并且说的都是语言的社会本质，也就是语言这种社会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特征。

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理论问题。过去一般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抽象思维，总是凭借语言这种自然物质进行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但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医学专家、考古学家的综合研究，在新的基础上，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对先天聋哑人的研究表明，即使不具备正常人的语言能力，思维活动，包括高度复杂的抽象思维活动一样在进行，而且一旦聋哑人掌握了手势语或书面语，还能把记忆中保存的思维活动通过新获得的语言复述出来。对大猩猩和黑猩猩的观察和实验研究表明，虽然它们还没有象人类的能分解的那样的语言，可是它们显然有思维活动，并且有简单的概括，推理，判断的抽象思维能力。古人类学家和医学专家、生物学家对人类大脑语言中心区形成过程的研究表明，人类语言的起源远在人类起源之后。现在一般认为可能在三百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但是人类大脑语言中心区的形成却只有三万年左右的历史，这就是说，远古的人类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没有今天这样的有声语言的过程。可是在这二百多万年中人类肯定早已有了思维，不仅有形象思维，并且也早已有了高度发展的抽象思维。这些都说明了语言并不是思维的唯一自然物质，思维先于语言，思维和语言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有了语言以后，凭借语言进行思维，思维本身也就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和语言的起源问题互相密切有关的，而语言的起源问题从来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过去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只是臆断推测，凭空立说，谁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有鉴于此，巴黎语言学会在一八八六年规定，从今以后，语言学家谁也不准再参加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的讨论。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探讨又活跃起来了。不过现在走的是一条新路子，比过去那种凭空立说的办法较为科学的路子。一方面从研究动物语言，特别是灵长目的高等动物的语言以及这些动物接受人类语言的能力着手，另一方面从研究人类思维的发展以及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着手，从这两方面来探索人类语言的起源。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如果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系统，那么不单是人类社会有语言，蜜蜂、蚂蚁这类群居的昆虫也有“语言”，仅仅不是有声语言而已；鸟类和猿猴用不同的叫声表示不同的“意思”，有简单的“有声语言”，仅仅不是可以分解为一个一个单位的有声语言而已。黑猩猩能学会用各种不同形体和色彩的塑料片或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键盘组成的符号语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人类的手势语言。美国一头名叫可黑的黑猩猩能运用美国聋哑人使用的手势语言，语汇高达三百七十五个，能用这些语汇组成新的语句，告诉来访的人自己是“优良动物黑猩猩”，生气时还会骂训练它的人：“你是厕所里的脏鬼！”这些研究成果虽然还难以对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